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1卷 第2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瞿秋白的文学史观及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思路

由资料征集到学术创新

——小议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论魏晋史书对女性的不同书写

论韩、孟联句

跨文化研究之途刍议

——从斯皮瓦克的《学科的死亡》谈开

在审美与启蒙之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作者观

On QuQiubai's Concept abou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rom Data Collected to Academic Znnoration

—On the Three Decades of Historical Study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Different Writings about Female in Wei-Jin China

The Couplet of Han Yu and Meng Jiao

The Way of Cross-Cultural Study

—Discussing Spivak's *Death of Discipline*

Between Aesthetics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View about Author in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ory



南京大学出版社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1卷 第2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丛刊. 第 11 卷. 第 2 期 / 周勋初, 杨义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305-06127-1

I. 文… II. ①周… ②杨… III. 文学评论—中国—丛刊
IV. 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206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文学评论丛刊(第 11 卷第 2 期)

主 编 周勋初 杨 义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414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127-1

定 价 34.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njupco.com(销售部)

press@njupco.com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文学评论丛刊》编委会

主 编	周勋初	杨 义			
副 主 编	赵宪章	王保生	丁 帆	徐兴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保生	王彬彬	左 健	
	张宏生	杨 义	杨正润	周 宪	
	周勋初	金鑫荣	赵宪章	胡星亮	
	莫砺锋	钱林森	徐兴无	董 健	
执行编委	徐兴无				

目 录

瞿秋白的文学史观及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思路·····	胡 明(1)
由资料征集到学术创新	
——小议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刘增杰(9)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体验	
——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	妥建清(14)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厚此薄彼	
——论当代家族小说的思想局限·····	曹书文(21)
论王国维语言观的现代性维度	
——兼及胡适语言观之比较·····	刘东方 宋益乔(29)
从传说重述看当代小说的叙事危机	
——以《春香》、《碧奴》等为例·····	傅元峰(37)
沉沦与觉醒	
——1966—1976年短篇小说论·····	段崇轩(45)
关于《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目”之解读·····	陈 捷(54)
潘军论·····	王海燕(65)
新学术视野中的反思与重构	
——谈孔范今先生的治学理路·····	王桂妹(74)
乌者凶兆?	
——浅论先秦两汉文学中“乌”意象的嬗变·····	李东辉(82)
论“《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	肖 锋(92)
论魏晋史书对女性的不同书写·····	俞士玲(103)
有情望乡与帝王之州	
——南朝诗人谢朓的健康论述·····	成 林(112)
两汉魏晋诗序述论·····	赵厚均(119)
试论陈子昂的诗序·····	吴振华(126)
论韩、孟联句·····	巩本栋(137)
从宋代诗文选本看宋人对韩愈文学的接受·····	查金萍(151)
论祝尧《古赋辨体》“祖骚”理论的造作和矛盾·····	王立洲(157)
金圣叹的“才子”论·····	左 健(165)
清代散文选本视野下的清初古文三大家·····	武海军(170)
试论《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	秦 川(178)

评点者说

——《评点李渔》前言..... 杜书瀛(185)

词娱情而婉丽

——从中国古代娱情文学观说起..... 杨柏岭(196)

跨文化研究之途与议

——从斯皮瓦克的《学科的死亡》谈开..... 肖锦龙(207)

学院式细读批评述论..... 王有亮(215)

论非个人化思潮及其对浪漫主义的反动..... 马焕军(223)

在审美与启蒙之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作者观..... 王洪岳(234)

也是一种叙述的魔法

——在叙事修辞理论视野下重读《舞会之后》..... 翟杨莉(242)

错乱的历史

——论先锋派小说的时空重构..... 蔡咏春(248)

《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的三境界..... 陈 辽(258)

Contents

On QuQiubai's Concept abou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u Ming(1)
From Data Collected to Academic Innovation	
—On the Three Decades of Historical Study of Modern Literature	
.....	Liu Zengjie(9)
Space-experiencing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ies	
—Discussing with Li Oufan	Tuo Jianqing(14)
Merits and Demerit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Times	
—On the Ideological Limit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Saga Novels	
.....	Cao Shuwen(21)
On the Contemporary Dimension of Wang Guowei's Linguistic Concept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Comparison with Hu Shi's Linguistic Concept	
.....	Liu Dongfang&Song Yiqiao(29)
Observing the Narration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on the Restatement of Legends	
—Taking <i>Chun Xiang</i> , <i>Bi Nu</i> , etc as Examples	Fu Yuanfeng(37)
Lost and Arousal	
—The Theory of Short Novel from 1966 to 1976	Duan Chongxuan(45)
The Study on Movement of Necessary Bibliography for The Youth of <i>Jing Bao Supple-</i> <i>ment</i>	Chen Jie(54)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Pan Jun	Wang Haiyan(65)
Introsp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Field of Vision	
—On Kong Fanjin's Academic Thought	Wang Guimei(74)
Is Crow an Evil Ome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Imagery of the Crow in Pre-Qin and Han Dy- nasties	Li Donghui(82)
On "the calligraphy idea of <i>Chun-Oiu</i> is rhetoric of article in fact" What Qian Zhong-shu Said in <i>Guan Zhui Bian</i>	Xiao Feng(92)
The Different Writings about Female in Wei-Jin China	Yu Shiling(103)

Looking at Hometown with Passion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the Emperor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oet Xie Tiao and His Discourse on Jiankang

..... Cheng Lin(112)

A Study on Prefaces of the Songs from Han to Jin Dynasties Zhao Houjun(119)

On the Prefaces to Chen Zi'ang's poem Wu Zhenhua(126)

The Couplet of Han Yu and Meng Jiao Gong Bendong(137)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Anthology in the Song Dynasty Zha Jinping(151)The Contradiction and Working up of Zhu Yao's *Gu Fu Bian Ti* ... Wang Lizhou(157)

The Theory of "Bel-esprit" of Jin Shengtan Zuo Jian(165)

Study on the Three Important Prose Write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Prose
Anthologies of Qing Dynasty Wu Haijun(170)The Discussion *The Scholars* Selects Scholars for Public Office the System Critique to the
Eight-part Essay Qin Chuan(178)

Comment

—The preface of *Comment on Li Yu* Du Shuying(185)

Recreation and Lovely of the Style about the Ci

—On the Idea of Delight at the Ancient Chinese Yang Boling(196)

The Way of Cross-Cultural Study

—Discussing Spivak's *Death of Discipline* Xiao Jinlong(207)

Commentary on Close Criticism of Academy Wang Youliang(215)

On the Impersonal Thought and its Reactionary on the Romanticism

..... Ma Huanjun(223)

Between Aesthetics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View about Author in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ory

..... Wang Hongyue(234)

Also a Magic of Narrative

—Rereading *After the dance* in the View of Postclassical Rhetorical Narrative Theory

..... Zhai Yangli(242)

Historical Anachronies

—Subjectivized Spatio-Temporal Reconfiguration in Avant-Garde Chinese Fiction

..... Cai Yongchun(248)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Manuscrip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rama*

..... Chen Liao(258)

瞿秋白的文学史观及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思路

胡 明

20 世纪初以来的一百年里,中国文学史的整理与编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一直绵延到今天——今天“中国文学史学史”也成了一门炙手可热的学问。我们粗略地考察一下,大概可以分辨出以下几条线索:黄人、林传甲、窦警凡、王梦曾等人为一条,胡适、郑振铎、胡云翼、陈子展为一条,刘大杰、刘永济^[1]、林庚为一条,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编撰的又为一条,八九十年代以来新时期及新世纪又为一条——五条中最特出体现文学史观前进的大抵还要算是第二条: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2]、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等^[3]都以五四后尤其是整理国故运动后的学术思维成果,特别是其中关于文学史观及其价值估定为学理中轴,解读或阐释中国文学史三千年的流程与演化,在中国学术史上闪耀出特殊的光色。瞿秋白的文学史观和他整理中国文学史的学理思路正重合上这一条线索的历史时段,也贯穿了这一条线索思维演进的方向,或许可说是镶嵌在其中的一颗宝石。

瞿秋白在篇幅不大的相关文本中充分肯定与估价了五四及整理国故浪潮后形成的新的文学史观,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为中国文学史的整理与研究指引了一条新的思路或者说设计出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为那个特定的黄金时代的文化学术的创新与求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又对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与讨论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准路径与操作技术,历史地沉淀为一种政治判断的准则与文化学术领域的意识形态规范。瞿秋白的文学史观和整理中国文学史的学理思路,笼罩贯穿了那整整一代的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与认知,并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这个学术课题构架的核心逻辑。尽管瞿秋白的文学史观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思路并不是通过一定的有形文本与行政传播手段贯彻下来的,新中国的文学史家们却自觉与不自觉间接受了瞿秋白整套的文艺思想与文学史理论,它的严峻简洁的审美体系与高屋建瓴的学理逻辑实际上的影响一直绵延至 70 年代末的“新时期”。直至 80 年代问世的多种中国文学史著述也都会不经意间浸染了浓淡不一的瞿秋白的痕迹。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瞿秋白完整的文学史观(它的基本框架与观照视角)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设计思路做一番历史的考察与梳理,不仅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学史”的学术关注遗漏了瞿秋白,而且更因为瞿秋白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美学理论史与政治文化史的学术谱录里实在应该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瞿秋白的参与恰好插在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最关键的历史部位、最重要的发展环节。它学术理性的斗争锋芒具有隐蔽性,历史地看又最具有潜在价值逻辑的影响力,时时可能与中

国历史的传统国情、中国社会的人文积习扭结在一起,抱合在一起,重新爆发出意识形态的张力。

30年代初,瞿秋白从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转身投入了文艺战线的火热斗争。他当时大抵做着三个方面的具体工作:1. 积极翻译引进、宣传阐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及新俄的文艺方向;2. 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普洛大众的文艺,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指导或者说辅导当时国内的文艺斗争,挺身而出与形形色色非无产阶级文艺流派及文艺观点进行直接的论战;3. 与当时在上海的一批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建立了革命的战斗友谊。由于与“文学”的人与事日夜厮缠跌打、切磋磨合在一起,瞿秋白很快就对“文学”问题上的传统论争包括文艺审美的是非曲直、文艺史盛衰隆污的判断、文学思潮与体制演化机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观点与主张。出于知识阶层宿命的文化立场与学术传统的内在影响,瞿秋白对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与理解。只是由于出身于已经破产了的寒门士族和痛彻骨髓的社会底层穷困的实际感受,他对其中的人物等级问题、门第出身问题、文学社会功用和文人出处进退问题动辄会有过激的理论冲动与狷急的批评意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内涵恰恰在这一点上金针击中瞿秋白最敏感的穴位,激发起他在“文学”问题上最深层的阶级觉悟与最原初的造反要求——瞿秋白长篇大段地专门讨论文学史观和整理中国文学史问题,正是由于鲁迅送了他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的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引发的。

1932年6月10日,瞿秋白写了一封长信给鲁迅^[4]。这封信“开始写的时候,原来是随便谈谈,只想写几句闲话”。但写着写着,文思泉涌,兴致大开,从历史(“乙部国故”)的整理、史料采选,一直谈到中国文学史的兴衰流变、历史价值以及他整理和研究的思路要点,洋洋万余言,是我们探讨瞿秋白文学史观与研究中国文学史心得的绝妙材料。注意,写这封信的1932年6月正是瞿秋白在上海的文艺战线到处冲杀出击、纵横驰骋的重要时段。而且,从字里行间行文口气读来,瞿秋白好像刚刚第一次与鲁迅见过面,但神交已经有些时日,意气投契,谈的话题相当深入,共同感兴趣,彼此见深度——鲁迅当然是“文学史”的行家。

瞿秋白的信一开头就说:“承你送我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的书,谢谢。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我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这里,瞿秋白首先承认整理历史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只是,中国的史学仍只是一堆“档案”、一堆僵死的史料,杂乱无序,很难进入整理工作实际的操作。瞿秋白十五六岁就读过(他称“翻过”)他的老乡赵翼写的《廿二史札记》,功底无疑是不够的。但他无意做史学家,即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学家(胡适经常哀叹中国“只有史料,没有史学”、“只有史料整理者,没有史学家”)。瞿秋白虽不屑做史学家,但他已注意到中国的史学传统里也包括史料的堆积里长期缺乏“经济条件”的认知,没有“经济”材料,缺乏“经济”视角,当然也没有经济史观的影子。社会政治的描述与阐释不可能正确、科学,一般史学的学术成果只能是残缺的、苍白的。比如,这本杨筠如著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只不过汇集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

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的情形的描写”。这里瞿秋白的批评矛头很清楚,中国目前的学术界信奉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的历史著作几乎没有,服膺与宣传马列历史观的学人也不易见着——中国文学的历史与一般的历史同样,由于缺乏经济的、社会的史料,“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中国文学史的科学正确的叙述与编撰还是一项不易完成的“巨大的工程”。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就在瞿秋白发议论的1932年这一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与出版是很可称为大丰收的,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许啸天的《中国文学史解题》、陆侃如及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都出版在1932年,紧接着1933年初又有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和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的出版。以上著述中不仅有了经济的社会的史料证例,而且更要紧的是有了五四后文学革命新观点、新理念、新知识、新体系的融入——中国文学史的整理出现了新气象与新范型,一批新的文学史家已经处处注意选用新的视角、引入新的方法,他们关注的历史内容已经嵌入了人本的生命的气息,僵死的文言形式败阵给鲜活的白话因素。他们已严正地指出:经典的庄雅的传统文体在衰落、在退却,而现世的俗情的文学样式在上升、在兴盛。但是这一切瞿秋白显然没有放在眼里。他认为,这些著述中仍未见着经济史观的踪影,他坚信真正普洛大众文学高潮出现、理论成熟之前,文学或者说文学史的等级、门第、阶级、制度等概念范畴得到科学阐释之前,合格的当然也是理想的文学史不可能诞生。

然而阶级、门第、等级、制度在中国——无论是历史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一个相当复杂多元的概念范畴。瞿秋白并不相信排列清晰、秩序严整的社会史发展模式,中国特别的国情决定了她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有它独特的历史内容、每一个发展不均匀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封建”,或者说理论教科书上的“封建时代”,“决定的是一般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而每个时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尤其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对比、历史上的习惯、宗教哲学思想……的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等等,都可以使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期的封建制度带着一些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色彩”。无疑,瞿秋白关于中国社会发史模式的把握基点是正确的,也符合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中阶级、门第、等级与制度存在的实际状况。

瞿秋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最大特点是“崩坏与复活的循环”,有时是反复多次的循环,这种循环与转变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乃至中国文学精神的最深刻的就是:阶级、等级、门第的倏忽变幻——他用唐刘禹锡《乌衣巷》诗的两句作了形象描画: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阶级、等级、门第不仅是可变的,而且是变动剧烈而频繁的,政治文化层级结构的地壳震荡不已,寄居其间的人——尤其是有文学天才的人——的命运也被迫颠簸起伏、变动不居。“屠沽市侩”、“舆台隶卒”或可利用政治军事的动乱窜升到社会的上层,变成新的贵族门阀,在各色各等的“九品中正”制度审订中凝固为新的“中正”群体的核心,即成为新时代的英雄豪杰、新的政权结构中的暴发户。而原先的门阀、高第、世家一并它们的子弟则转瞬衰败、崩毁,沉沦为穷困破落之人,所谓“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瞿秋白提醒鲁迅:门阀史是中国

文学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枢纽。他说:“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俚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掺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瞿秋白深切感受到了门阀制度“崩坏与复活”的最新一轮循环中,自己遭受的巨大伤害,心理上受到严重的打击——这种伤害与打击直接铸成了他今天的政治造反与文化对抗的性格与命运。他也深知鲁迅恰恰也是在“门阀史”的演化中与自己沦为同道的,“惘然”“隔世”,惺惺相惜^[5],因为有过共同的沉沦气息与忏悔心理,因此有了共同的文化兴趣与文章格调,当然也会在“文学史”的理念建构中拥有许多共通的感受话语与审美原则。瞿秋白深信,他自己与鲁迅先生在中国晚近历史文化的阶级关系中是同构的。

瞿秋白在信中说自己:“我们完全是城里人,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是,是个‘乡绅人家’”。“乡绅人家”,尤其是完全破落的“乡绅人家”,在“经济”那个倒霉的层面沦为社会——城市——的底层贫民,但“破落”之中还保留了一份薄薄的文化尊严或者说文化优势,也正是由于了这一份尊严与优势,少年的瞿秋白几乎学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技能:诗词曲赋、古文歌辞,还有绘画、篆印和昆曲演唱——这些禀赋与他青年时代学到的俄文与马列主义,一并构成了他的全部文化潜藏,组织起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文学家的知识谱系。而且,恰巧是由于旧的“门第”的崩坏与破落,残剩的文化优势与尊严又使他对眼前这个“旧社会”蕴积起愤怒,充盈了仇恨,他要参与到加速摧毁这个旧社会的斗争行列,他要使之尽早再一轮崩坏。因此他对历史上的造反包括蔓延到文学作品中描画的造反,极表同情与支持。他与鲁迅说,他少年时代看《三国演义》,书中“张飞大打督邮那一回书,我看得特别有滋味,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张角他们的造反。我想:你们要打人家的屁股,人家自然要造反,为什么又要叫人家是黄中贼呢?”——“造反有理”的根本信条,由此确立。

不过到了瞿秋白与鲁迅1932年写信讨论中国的门阀等级制度与文学史内在关系时,瞿秋白早已是一位精熟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当然明白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有“等级式的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非等级的阶级”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一切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阶级已经不是等级,不与等级画等号了。而且,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度也经过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在政治文化层面出现了许多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朝为牧牛郎,暮登天子堂”)、文官制度(“欧洲贵族大半是‘武士道’,而中国的却是‘文士道’”)、中国的文化(儒教)至上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轻贱商贾的职业歧视,等等,都使中国的文化——当然包括文学史——呈现出许多“中国的特色”,有的属于是哲学观念形态的,有的是属于文艺审美视界的。所以三千年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整理,需要有一套特殊的历史理念、判断机制与阐释方式。

瞿秋白的文学观以及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思路大抵有五个层面的内容。

一、瞿秋白认为,“文学史的整理,首先要看清中国的高文典籍,一切文言的文学,都是贵族的文学(或者叫它士族文学,君子文学)”。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早期的经典作品是诗或民歌,用瞿秋白的话来讲,是“士君子”用自己的文字或者标音符号(形声字与假借字)记载的当时一些平民的口头文学。但这种记载是“极不准确”的,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常常不容许他们正确地去了解平民的意思。而且,他们这些‘远东古文化的代表’采用了一种最笨拙的‘象形文字’”。这里瞿秋白直率地表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大多由贵族士族驾驭的“文言

文学”与“象形文字”极大的蔑视与痛恨,他甚至说:“这是世界一切混蛋文字之中的最混蛋的文字”(这里瞿秋白是模仿了列宁的“世界上所有一切混蛋东西之中的最混蛋的东西——宗教”的口气与语式)。瞿秋白在这前后的一系列文章(比如:《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中国文学与中国话的现状》、《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等等)中都明确地表示要把这种“混蛋文字”以及由之构成的“古腔今调”彻底赶尽杀绝,从而打破几千年来文言文学和平民等级的隔离。

二、正是由于古代中国的人民大众并没有参与实际的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还不如索性单独地提出“中国贵族文学史”作为一个讨论的对象或者说研究的课题。贵族的文言的文学史自有它的历史价值。瞿秋白认为这种“贵族文学史”与“远东古国”历史结构相联系,可以匹配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学史——在瞿秋白的心目中,把“贵族的”与“平民大众的”隔离开来,一部中国文学史体用是非、道器曲直、雅俗得失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

三、整理研究一部中国贵族文学史,有四个要点:“(1)要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2)要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3)要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4)要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例如元朝的所谓戏曲兴起的时候,古文学、诗、词等等的气焰低微到极点,现在一般人简直除元遗山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元朝的文学家),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先指出一下,元遗山是金代的文学家,不是“元朝的文学家”。这里瞿秋白强调文学的阶级性、等级性,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些阶级性、等级性在文学史上的反映与表现,注意到敌对阶级或不同等级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他特别提醒贵族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对平民生活与口头文学的腐蚀作用、安慰作用、欺骗作用、挑拨离间作用。瞿秋白此时深信一切文学包括艺术都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思想观点的宣传品,要高度注意到文学的宣传作用,并最终利用起这种宣传作用。最后瞿秋白提示了历史上各种文学形态和文本形式的发生发展演化衰歇的规律与一些特征及条件。

四、由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即“文学和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政治上的一般实用‘文章’还没有完全分化”,文学还不曾独立、不曾觉醒、不曾科学分工,“文法学、修辞学上的问题,几乎占领了‘文学’的全部”。因此,纯粹文学的研究还比较幼稚。《文心雕龙》这样的高文典册基本讲的还是文章学,金圣叹用批八股的方法批评《西厢记》、《水浒传》,胡适之的版本考据和章回小说的研究发明,也不过尔尔,成绩不大。总之,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历史局限与形式束缚,我们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诗词文赋、小品散文,“实在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文言文学发展到唐人的小说就差不多已经走到了‘逻辑上的最后结局’。至于什么韩、柳、欧、苏……的议论文章,其实不成其为文学的对象”。至于晚近的樊增祥的“四六文牍”、曾国藩的日记书札等,按瞿秋白的看法,早已都“沉到垃圾桶,以至于黄浦江、太平洋的海底里去了”。只剩下一些文法学、修辞学的技巧术语,还有一点点实用公文的价值。

不过,文学史上作品的思想内容还应引起我们的正视:“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这种“注重”的“内容”是我们研究一个时代社会生活、阶级关系、经济变化

与人的思想情绪、悲欢离合乃至革命态度、政治立场的关键。瞿秋白认为,中国文学史的价值以及我们的研究功用,大抵也就在这一个层面上。

五、关于民间文学(或称平民文学、市民文学、庶民文学)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文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出现了平民文学,孕育这平民文学的胎盘便是城市经济文化与商业消费活动。瞿秋白说:“唐五代的俗文学之中已经有‘说书’底稿似的东西,或者大半是讲佛经的,像《维摩诘经演义》等类。然而宋朝东京的热闹情形,耍戏的、踢球的、说书的等等风俗,很像意大利的龙巴地(即伦巴第)、维纳齐(即威尼斯)那些商业中心的情形。在这里开始形成一种‘市民文学’,或者叫做‘平民文学’、‘庶民文学’”。瞿秋白当然知道民间文学以韵文的形式出现要早得多,《诗经·国风》、乐府民歌里保存下不少民间的口头的文学作品,但当近现代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新的阶级关系诞生后,民间文学、口头文学、通俗文学、白话文学——背后有商品经济消费文化影子的“平民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显然重要得多,实际上也占据着文学的主流。

瞿秋白敏锐地指出:“这‘平民’不是什么劳动阶级,而正是资产阶级的前身”。他解释道:“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所谓平民、庶民、小人——市井小人之中,市侩商人事实上是领导阶级”。市侩商人们一面与贵族官僚争抢商业文化的领导权,一面积极孕育培养自己的文学知识分子。门第败落后的贵族子遗、堕落失据的文人墨客,大胆地承担起了构筑新的城市平民文学的历史重任。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育”过程的畸形,瞿秋白认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上超过统治阶级的程度”,因此他们的“文学”虽然一时可以弄得很热闹,很有气象与影响力,但在思想内容上、美学质地上却远没有摆脱贵族阶级意识的影响与笼罩。因此,瞿秋白说:“贵族对于这种文学的蹂躏更加厉害”。这种“俗”文学以表现世情俗艳为大宗,由于采用大众白话的缘故,在民间、在市廛影响深远,流布迅速,而且时时会渗透到贵族阶级的审美情趣与艺文格调。它与贵族的刻意蹂躏相结合,有时会产生十分消极的社会作用。古典与晚近时代尚不致过于严重,但一进入现代的政治文化分野,就便变为反动的大众文学。瞿秋白深知,这个类型的平民大众文学对中国普洛革命进程有严重的腐蚀性与破坏力,他在30年代中曾不止一次大声疾呼:革命的、前进的普洛大众立即与所谓的反动大众文学断绝关系^[6]。

当然,在思考中国文学史进程时,瞿秋白还是十分重视平民文学的积极文化价值的,他还关注这种文学形态的演进过程。他说:“真正散文的说书式的文学是市民的文学。从这种口头文学变到有一定的底稿,从口头文学的底稿,变成独立的仿照说书体裁的小说。这是很复杂的过程。”从诸宫调、变文到话本、拟话本,从戏曲传奇到弹词、大鼓,这是瞿秋白心目中有生命力的、正宗的文学形式,也是他建构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学术版块。他认为,“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现代的(资产阶级式)文学的史前时期。这部分的历史比较更加重要。我想要写文学史必须把这部分特别提出来,加以各方面的研究”。看准了这个目标勇敢地进入,也正是他对中国文学史家的由衷期待。

瞿秋白一旦进入学理建设的学术状态,用心是十分细腻的,种种设计思考也是逼近文艺真理、抓住了文学审美规律的。这时的他更像一位在课堂里循循讲授中国文学史研究心得与结撰技巧的老师:

从这种文学的言语(文字)、体裁、技巧的进展,一直到很细腻的内容上的分析,例如《红楼梦》上的反禄蠹主义、张飞的典型、白蛇精主义,等等,分析出这里面的各种人生观的冲突、矛盾,统治阶级的道德和市侩主义的道德的混杂和决裂……

——《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中不正是充满了这种“道德”冲突、矛盾、混杂与决裂吗?瞿秋白对中国旧小说尤为情有独钟,他建议:“再加上把五四时期对于著名的旧小说的估量,大致的‘重新估量’一遍。这倒是很急需的。初步的工作实在已经比研究古文学难得多了”。实际上,这一份基础工程,胡适、郑振铎、陈子展们已经在做了,种种平民文学、市民文学或俗文学、白话文学的研究在设计样式上早已过了尝试时期,总结出的经验也已经进入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学术构架,积淀下来,储积起来,为完整地把握和展示一部五彩斑斓的中国文学史奠定了基石。

瞿秋白最看好的“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中国文学史上平民文学繁荣兴盛的黄金时代(有意味的是独独林庚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却把它归纳为“黑暗时代”)。胡适曾说过,元代是文学最自由、最纯粹、最有生气也最呈鲜活的时代,胡适反复倡导民间文学正宗论,白话文学主干论,这一层见解或直接或间接影响过瞿秋白,瞿秋白曾十分留意胡适的旧小说版本考据与叙事主体的发明勾稽,恰恰也正是这些工作内容支撑着瞿秋白深心怀藏的学术期待。胡适在五四前后对中国旧小说的“价值估量”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他的许多草创开辟的工程也确实奠定了后来近一百年的小说整理研究的路向。瞿秋白呼吁对胡适已经做过的“价值估量”再“大致的重新估量一遍”,实际上“重新”的意义已不大,至多在以后的学理思维中多怀抱一份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意识设置。胡适说的“平民”就是市民,没有兴趣细究其阶级身份。瞿秋白则强调这个创造了新的文学生机的“平民”是“市侩商人”,“不是什么劳动阶级,而正是资产阶级的前身”。胡适充分肯定白话文学、俗文学显耀了“平民”的光彩与色泽,开导出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潮,其中并不再分“反动的”大众文学与“革命的”大众文学,瞿秋白的“重新估量”却是多了一层阶级斗争的区隔与政治功用的划分。对于一部中国文学史学术质性的观照,胡适一般不趋偏激,历史心理的平和决定了学术衡估的公心与大气。偏巧的是胡适——与瞿秋白一样——也是破落崩坏的士族的旧门第出来的青年才俊。他的美国留学的经历、瞿秋白的苏俄取经的经历,或许决定了他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冲突和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评估的意见分歧,这个分歧留下的历史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整整一代文学史家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留下了极其鲜明的瞿秋白印记,同时也留下了暧昧朦胧的胡适印记。瞿秋白印记的最大亮点是:阶级文学与阶级斗争、经济史观、文艺的宣传鼓动功能与劳动大众文艺兴趣的涌起;胡适印记的最大亮点则是:民间文学正宗论与白话文学主干论。两人有一条共识,却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家过多记取和认真采纳:所谓中国文学史,正是一部贵族文学及其载体的文言形式无可奈何走向衰败、灭亡,而平民文学及其载体的大众白话——胡适偏重她的审美特征的“通俗”与“鲜活”,瞿秋白强调她的政治质性的“革命”与“正确”——不断走向繁荣兴盛的历史。胡适指出:白话的民间文学已经是中国文学史的源泉和主流;瞿秋白表示:充实进革命的内容则应该是它未来发展的方向。

人是环境的产物,文明是人应对环境的成果,而文化便是一定的文明范型下的生活方

式。中国的文学史是中国历史国情的镜子,照耀出中国文化中最妖娆万状的一段段生活场景的切割与转换。有志于改造文化、创设文明的中国文学史家——比如瞿秋白,比如胡适——他们的史观与史识又往往受了自己的等级、门第的盛衰变迁与文化转型时人事炎凉的刺激影响,后天的教育经历或可以使之发生根本的改造与重铸。在瞿秋白,我们更多地看到前者;而对胡适,我们更容易感受到后者!

注释

- [1] 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国文学服务社(重庆)1945年版。该书虽只简要论列上古先秦至隋“十四朝”间文学,但一部文学史构架端倪可见。
- [2]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只写到十六章,唐元白的诗,它的底本《国语文学史》则写到十五章“南宋的白话文”,都没有贯穿全部中国古代文学史。
- [3] 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上册)。其最后一讲(第八讲)“从旧文学到新文学”,讲到“文学革命的前夜”。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版。末编(第十编)述“当代文学”,最末一节(第28节)题为“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学”。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2年版。——初版第六十章之后有“附录”:“新文坛的鸟瞰”。
- [4] 此信系195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于整理鲁迅藏书时发现的手稿原件,后编入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又收入1998年版《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编者拟题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此信收信人名用俄文书写:Т. Лусин,信末瞿秋白自署俄文(缩写):СТР,即中文笔名:“史铁儿”。本文论述凡引用此信内容字句,不再另注,但加引号。
- [5] 就在1932年年内,瞿秋白曾书赠鲁迅一幅自己旧诗的手迹:“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还特别在诗下题了几行字:“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若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
- [6] 瞿秋白30年代在鼓吹普洛大众革命文艺运动时,总担忧通俗的但反动的大众文艺对普洛群众的腐蚀与毒害,他频频呼吁要警惕那些鼓吹“诸葛亮式的革命”、“岳飞的复活的幻想”(他甚至说:岳飞是革命群众的“最危险、最恶毒的敌人”)、“剑仙的迷梦”、武侠主义、青天大老爷主义的思想内容的大众文艺。他在《学阀万岁》中还专门点到“《西游记》、《封神榜》、‘几侠几义’、《阎瑞生惊梦》、《蒋老五殉情》、《陆根荣黄慧如轧饼头》、十八摸、五更调等”。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又点到“最低级的故事演义小说《七侠五义》、《说唐》、《征东传》、《岳传》等,时事小调唱本,以至于《火烧红莲寺》等类大戏、影戏、木头人戏、西洋镜、说书、滩簧、宣卷,等等”。他说,“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由资料征集到学术创新

——小议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刘增杰

三十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表面看来,这只是一次相关单位互相协作进行的一次普通的文学史料的编选工作;实际上,它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学术动机。这既是对刚刚结束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根本性反叛,也是为重新恢复现代文学研究活力所迈出的决定性步骤。资料征集活动适时地满足了研究者的心理需求和学术渴望。一位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家曾经动情地回忆自己重操旧业时的心情,并把我們带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他说:

20世纪70年代末,我虽然头上还戴着那顶戴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帽子,但在当时新的政治形势下,有关方面以“未再发现新的罪行”为由,让我告别了十多年的体力劳动,回到原单位资料室上班。那时候,文艺界开始复苏,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人们从历史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资料建设是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为了摆脱和肃清多少年来“左”倾教条主义对文学事业的干扰和危害,以及那种以非文学的观点对文学现象指手画脚的怪现象,批判从单一的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即从一时的政治需要出发,不惜歪曲甚至捏造历史,以至“以论代史”的大批判开路式的学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1]

思想禁锢的解除,使研究者被压抑的研究能量迅速地释放出来。这样,由全国六十多所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三四百名研究者参与,由十七家出版机构同时组织出版的庞大机器,在文学所的统一协调下开始运转。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泛,在现代文学资料征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套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丛书,共分三种: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并分别成立了三个编辑委员会,制定了《编辑说明》或《例言》。丛书由编者负责史料的征集与编选,编辑委员会把关,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三位一体运作体制,较好地保证了丛书的出版质量。至80年代中期,三种丛书中已有约六十种先后面世。尽管迫于研究者无法克服的经济因素,其余已经编出的书稿未能出版,整套丛书颇有点虎头蛇尾的结局。但